

《老人与海》 作者：欧内斯特·海明威 www.Asiaing.com 致Charlie Shribner 和致Max Perkins 他是一个独自在墨西哥湾渔船上捕鱼的老人，已经整整八十四天没有捕到一条鱼了。在前四十天里，有一个男孩和他一起。但是，在没有鱼的四十天之后，男孩的父母告诉他，这个老人现在被认定为绝对而彻底的不幸运，叫做“salao”，这是最糟糕的不吉利形式，男孩按照他们的吩咐，转到了另一艘船上，第一周就捕到了三条好鱼。每天看到老人空着渔船回来，男孩都觉得很伤心，他总是去帮他搬运捆绑好的渔线、鱼叉和缠绕在桅杆上的帆。这块帆上缝补着面粉袋，卷起来的时候看起来像是一面永不成功的旗帜。老人干瘦而斑驳，颈背上有深深的皱纹。阳光在热带海洋的反射作用下，他脸颊上有那种善良的皮肤癌的褐色斑块。这些斑块延伸到他脸部的两侧，他的手上有处理重物的深皱痕。但是这些疤痕都不新鲜了，就像荒无鱼的沙漠上侵蚀的痕迹一样古老。除了他的眼睛，他的一切都是陈旧的，而他的眼睛与大海一样的颜色，是快乐和不屈的。“圣地亚哥，”男孩在他们从拉到岸边的渔船上爬起来时对他说。“我可以再和你一起去。我们赚了一些钱。”老人教会了男孩钓鱼，男孩爱他。“不，”老人说。“你在一个幸运的船上。留在他们那里。”“但是你还记得你曾经八十七天没有捕到鱼，然后我们连续三个星期每天都可以捕到大鱼。”

《老人与海》 作者：欧内斯特·海明威 www.Asiaing.com 送给查理·施里布纳 和送给马克斯·佩金斯 这是一个老人，在墨西哥湾的暖流中单独划着小舢板钓鱼。他已经整整84天没有钓到一条鱼了。最初的40天里曾有一个男孩陪着他。但是在40天没有钓到鱼之后，男孩的父母告诉他，老人现在是“salao”，也就是最糟糕的倒霉状态，男孩就听从他们的安排，换到了另一艘船上，那艘船在第一周就钓到了三条大鱼。每天看到老人拖着空空的小舢板回来，男孩都感到伤心，并且总是下去帮忙提绷好的渔线、鱼叉和船帆。船帆上缝补着面粉袋，卷起来的样子看起来就像是永久失败的旗帜。老人干瘦而枯槁，脖子后面有深深的皱纹。阳光在热带海洋的反射下，温顺的皮肤上留下了棕色的斑点，脸颊上有斑点，一直延伸到脸的两侧。他的手上有沟壑交错的伤疤，是因为拿着钓线抓住重鱼时留下的。但是这些伤疤都已经不新鲜了，它们和无鱼的沙漠中的侵蚀一样古老。

他的一切都很陈旧，只有他的眼睛例外，那和大海一样的颜色，显得欢快而不屈不挠。男孩和他一起爬上了停在岸边的小舢板。男孩对他说：“圣地亚哥，我们可以再一起出海。我们挣了一些钱。”老人教了男孩钓鱼，男孩很喜欢他。

“不，”老人说，“你已经在一条幸运的船上了，和他们一起吧。”

“可是你还记得我们有87天没有钓到鱼，然后连续三周每天都钓到大鱼的时候吗？” - 1 - 和按照和Translated in the style of Press Release要求，翻译为中文：The Old Man and the Sea Asiaing.com

《老人与海》 作者：欧内斯特·海明威 www.Asiaing.com 献给查理·施里布纳 和 麦克斯·佩金斯 他是一个独自一个人在墨西哥湾的一只小船上捕鱼的老人，他已经连续八十四天没有捕到一条鱼了。在前四十天里，有一个男孩和他在一起。但是在没有捕到鱼的四十天后，男孩的父母告诉他，老人现在被视为绝对和彻底的倒霉salao，这是最严重的不幸之一，于是男孩按照他们的命令上了另一艘船，那艘船在第一周就捕到了三条好鱼。每天看到老人带着空空的小船回来，男孩都感到难过，他总是下去帮助他搬运盘绳或者鱼钩和鱼叉，还有绕在桅杆上的帆。帆上贴着麵粉袋，卷起来的时候就像一面代表永久失败的旗帜。老人身材瘦削，脖子后面有深深的皱纹。太阳带来仁慈的皮肤癌在他的脸颊上有棕色斑点。斑点延伸到他的脸侧，他的手上有深深的疤痕，是与牵制重鱼的绳子打交道留下的。但是这些疤痕都不新鲜。它们就像在一个没有鱼类的沙漠里侵蚀一样古老。

他的一切都显得很老，只有他的眼睛没有变，它们与大海的颜色一样，开朗而坚定。

“桑地亚哥，”男孩跟他说，当他们从小船拉到岸上时。“我可以再次和你一起去。我们赚了一些钱。”老人教过男孩如何捕鱼，男孩很喜欢他。

“不，”老人说。“你有个幸运的船。还是留在他们那儿吧。”“但是你记得吧，你曾经八十七天没有捕到鱼，然后三周的时间里我们每天都捕到大鱼。”

“我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离开我并不是因为你怀疑我。”

“是爸爸让我离开的。我是一个男孩，我必须听他的话。”

“我知道，”老人说。“这很正常。”“他没有多少信仰。”

“不，”老人说。“但我们有。对吧？”

“是的，”男孩说。“我们可以在露台上喝一瓶啤酒，然后把东西搬回家。”

“为什么不呢？”老人说。“渔夫之间嘛。”他们坐在露台上，许多渔夫都嘲笑老人，但他并没有生气。年龄更大的渔夫们则看着他，感到悲伤，但他们没有表现出来，他们礼貌地谈论着潮流和他们钓鱼时的深度，还有稳定的好天气，以及他们所见到的一切。当天做得好的渔夫已经回来了，他们将战利品的马林鱼剖开，放在两块木板上，每块木板的一端都有两个人拖着，然后把鱼搬到等待冰车运送到哈瓦那市场的鱼仓里。那些捕到鲨鱼的人把它们带到了海湾对面的鲨鱼工厂，那里用绞盘将它们吊起，切除内脏，割掉鳍，剥下皮，把肉切成条进行腌制。当风从东面吹来的时候，海港传来鲨鱼工厂的气味；但是今天只有微弱的气味，因为风向转变为北风并减弱了，露台上阳光明媚，宜人。“桑地亚哥，”男孩说。

“怎么了？”老人问。他拿着酒杯，心里想着很多年前的事情。

“明天我可以出去给你捕些沙丁鱼吗？”

“不，去打棒球吧。我仍然可以划船，罗吉利奥会扔网。”

“我想去。如果不能和你一起捕鱼，我想以其他方式为你服务。”

“你为我买了一瓶啤酒，”老人说。“你已经成年了。”

“我第一次和你一起去船上时，我多大了？”“五岁，当我把还是绿色的鱼拖回来时，你几乎被他撕碎了，差点把船拆成碎片。你还记得吗？”“我记得尾巴拍打，砰砰作响，座板断裂，那个沉重的撞击声。我记得你把我扔到湿漉漉的盘绳中的船头，感觉整艘船在颤抖，听到你像砍树一样用棍子砍他，还有那股甜美的血腥味弥漫在我周围。”

“你是真的记得还是我只是告诉你的？”

“我记得我们一开始就一直在一起的一切。”

老人带着被太阳晒黑了、充满信心和爱的眼睛看着他。“如果你是我的孩子，我会带你去赌博，”他说。“但是你是你爸爸和妈妈的孩子，而且你在一艘幸运的船上。”

“我可以去拿沙丁鱼吗？我知道我可以去拿到四个饵料。”

“我今天剩下的还够。我把它们放在盐里的盒子里。”“让我再拿四个新鲜的。”“

一个，”老人说。他的希望和信心从来没有消失过。但是现在他们正在重新振作，就像微风升起一样。“两个，”男孩说。“两个，”老人同意道。“你是不是偷的？”

“我会的，”男孩说。“但是这些是我买的。”“谢谢你，”老人说。他太简单了，不会想要知道他什么时候变得谦卑。但他知道自己已经谦卑了，这并没有丢失真正的自豪感。“明天这股洋流会很好，”他说。“你要去哪里？”男孩问。

“开到远远的地方，等风向改变之前回来。我想在天亮之前出海。”“我会试着让他在远外工作，”男孩说。“然后如果你钓到了真正大的鱼，我们可以来帮你。”

“他不喜欢在远外工作。”“不，”男孩说。“但是我会看见他看不到的东西，比如鸟在捕鱼，然后让他出来捕海豚。”“他的眼睛那么糟糕吗？”“他几乎是瞎了。”“这很奇怪，”老人说。“他从来没有去过捕龟。那会毁了视力。”“但是你在蚊子海岸附近捕龟好几年了，你的眼睛还好。”“我是一个奇怪的老人。”“但是现在你有足够的力气来钓一条真正大的鱼吗？”“我想是的。而且还有很多诀窍。”“我们把东西带回家吧。”男孩说。“这样我就可以拿着拖网去捕沙丁鱼了。”他们从船上拿起装备。老人一只手拿着木桅，放在肩上

《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 作者: 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www.Asiaing.com 致Charlie Shribner和Max Perkins 他是一个在海湾的洋流中独自捕鱼的老人, 已经有八十四天没有捕到鱼了。最开始的四十天, 有一个男孩陪伴在他身边。但在连续四十天没有捕到鱼之后, 男孩的父母告诉他, 老人现在确实是个“萨劳”(古巴俚语, 表示最倒霉的形式), 于是男孩按照他们的吩咐, 坐上了另一艘船, 在第一周就捕到了三条好鱼。每天看到老人空着渔船回来, 男孩感到很难过, 他总是下来帮他提起盘旋的渔线, 或者是鱼叉和帆撑起来的帆。渔帆上打了补丁, 看起来就像是永久失败的旗帜。老人瘦削而憔悴, 脖子后面有深深的皱纹。阳光在热带海上的反射照到他脸颊上, 留下了褐色斑痕。这些斑痕蔓延到他脸颊的两侧, 他的手上有处理重鱼所留下的深纹疤痕, 但这些伤痕都已经很久了, 就像无鱼的沙漠里的侵蚀一样。他唯一看起来不老的地方就是他的眼睛, 它们和海水的颜色一样, 明朗而不屈。“圣地亚哥,” 男孩和老人一起走上高岸时对他说道。“我可以再和你一起出去吗? 我们挣了一些钱。” 老人教会了男孩捕鱼, 男孩很爱他。

“不,” 老人说。“你已经找到了一艘幸运的船。留在他们身边吧。” “但是你还记得你曾经连续八十七天没有捕到鱼, 然后我们接下来三个星期每天都捕到了大鱼。” - 5 - 和Translated in the style of Press Release要求, 翻译为中文: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Asiaing.com

“我记得,” 老人说。“我知道你离开我不是因为你对我失去了信心。”

“是我爸爸让我走的。我是个男孩, 我必须听他的话。”

“我知道,” 老人说。“这很正常。” “他没有多少信心。”

“不,” 老人说。“但是我们有。对吧?”

“是的,” 男孩说。“我能请你在露台上喝杯啤酒, 然后我们就把东西拿回家吗?”

“为什么不呢?” 老人说。“渔民之间。” 他们坐在露台上, 很多渔民取笑老人, 但他并没有生气。其他年长的渔民看着他, 很伤心, 但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来, 他们彬彬有礼地谈论当前的情况, 他们在哪个深度垂钓, 天气一直很好, 还有他们所看到的一切。当日有所收获的渔民都已经回来了, 把他们的旗鱼收拾好, 横放在两块木板上, 每个木板的末端有两个人摇摇晃晃地抬着鱼, 然后把鱼放在渔船上等待冰车带到哈瓦那市场。捕到鲨鱼的人把鲨鱼带到了海湾另一侧的鲨鱼工厂, 鲨鱼被吊在滑车上, 肝脏被切除, 鳍切掉, 皮肤剥下, 肉切成块晒制。当东风吹来的时候, 从鲨鱼工厂那边会传来一股气味; 但今天只有淡淡的气味, 因为风向转向了北方, 渐渐停了下来, 露台上阳光明媚。“圣地亚哥,” 男孩说。

“什么事?” 老人问。他拿着杯子, 想起许多年前的事情。

“明天我能出去给你弄些沙丁鱼吗?”

“不用了。你去打棒球吧。我还可以划船, Rogelio会扔网的。”

“我想去。如果不能和你一起钓鱼, 我想以另一种方式为你服务。”

“你请我喝了杯啤酒,” 老人说。“你已经成年了。”

“我第一次和你一起上船时, 我多大?”

“五岁, 我把鱼拖上来时, 你差点被砸死, 他几乎把船拆成碎片。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尾部拍打摔跤, 跷板断裂, 还有敲打声。我记得你把我扔到湿漉漉的船头上, 那里有盘旋的湿渍渔线, 我感觉整艘船都在颤抖, 还有你敲打鱼的声音, 就像砍倒树木一样, 还有甜腥的血腥味道都附在了我身上。” “你真的记得还是我刚刚告诉你?”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一起出去时的一切。”

老人用他被阳光晒黑的自信和充满爱的眼睛看着他。“如果你是我的孩子, 我会带你出去赌博的,” 他说。“但你是你父亲和母亲的孩子, 你在一艘幸运的船上。” “我